

四庫全書

子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

宋 林駟 撰

史學

論史於麟經絕筆之後至司馬遷史記而止論史於麟經成書之後至歐陽公唐史而止甚矣作史之難也班史失之同范史失之誕陳壽之志三國失之誣陸機干寶諸人之史晉失之謬其餘諸家紛紛蓋不足論大抵作史有法論史有體觀史之表取其抑揚之大義而不

當取其登載之年月觀史之書志史歷代則述歷代之  
沿革史一代則著一代之可否觀史之紀傳當得褒貶  
直筆是非公論而未暇較其異同也嘗攷遷史之表矣  
三代世表所以觀百世之本支攷黃帝之初先列譜系  
以祖宗為經以子孫為緯則五帝三王皆出於黃帝此  
帝王授受之正統可見也

史記三代世表自黃帝以六  
後至周其譜系皆出黃帝

國年表所以示天下之名分故齊康公之十九年為田  
和遷居海上而書田齊太公卒且繫之康公二十年康

公既卒始書田齊此尊卑逆順之正理可見也

六國年表齊年

表曰田常曾孫田和始列為諸侯遷康公海上食一城時康公十九年也又齊年表康公二十年曰田和卒康公二十一年曰田桓公午立康公二十五年田齊伐燕取桑丘按康公雖遷海上然田齊有大事皆繫於康公之年至康公二十六年康公卒其齊年表乃書田公遂并齊而有之十二諸侯年表以下

以地為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也高祖功臣年表以下以時為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也秦楚年表上尊義帝而漢居其中明大義也將相年表上繫大事之記明職分也

並本表所載如此

至唐之

表猶有遷之遺意焉表宰相則書杜如晦為侍中仍監

東宮兵馬之事蓋言宰相不當下行有司之職

唐宰相表正觀

二年正月辛亥兵部尚書如晦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仍監東宮兵馬事

魏徵為秘書監反

帶參豫朝政之銜蓋言他官不宜上任宰相之權

貞觀四年

二月蕭瑀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貞觀三年二月魏徵以秘書監參議朝政

唐之宰相稱號

如此豈不為後人之戒表宰相世系則書裴氏之房有

五而宰相十七人劉氏之房有七而宰相十二人唐之

諸臣能修家法如此豈不為後人之勸

唐宰相世系表云此馬

遷歐陽之表其寓抑揚大義深矣哉嘗攷遷史之書矣  
封禪一書固述帝舜以下也正以著當時求仙之詐平  
準一書固述歷代也正以譏當時征利之非於禮書則  
載孫卿禮論而不載叔孫通綿蕞者以見野儀之失而  
古禮之得也於歷書則載古歷九百四十分之法而不  
載太初八十一分之法者以見太初之疎而古歷之密  
也

並遷史  
八書

至唐史之志猶有遷之遺旨焉董仲舒劉向

子歆以春秋洪範論災異之證班固合三說而志五行

前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穀梁春秋教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革矣云云

范史因之晉史又因之歐公自立特見考武德以來著其災異削其事應而不徇漢儒之

論此志五行之得體也

唐五行志不載漢儒之論俱載武德以來證應

馬遷考

經星常宿纖悉不遺為天官之書

天官書歷論經星緯星諸宿及天文風雨

日月皆述之

班固因遷舊說而志天文晉史因之隋史又因

之歐公獨以一代天文災異者從事考武德以來某星為祥某星為異而不泛言彼蒼之象此志天文之得體



也

唐天  
文志

此遷之論歷代歐之論一代其沿革大旨微矣

哉又嘗攷遷史之紀傳世家矣子長以事之繫於天下  
則謂之紀秦始皇已并六國事異於前則始皇可紀也  
項羽政由已出且封漢王則項羽可紀也孝惠高后之  
時政出房闈君道不立雖紀吕后亦可也子長以事之  
有大於列傳則係之世家夫子在周則臣道在後世則  
師道故以世家別之陳涉在夏商則為湯武在秦則為  
陳涉故以世家係之蕭曹良平雖曰通侯而勲烈冠於

群后皆社稷之臣則亦列於世家也列傳褒貶尤有深意以伯夷居於列傳之首重清節也以孟荀冠於淳子之徒尊吾道也以莊周附於老子以申不害附於韓非別異端也他如佞倖酷吏日者龜策滑稽貨殖游俠皆為當世而發吁有旨哉至唐之紀傳視遷亦不多遜紀太宗而譏以牽於多愛之言非妄也蓋得於讀等慈之碑等慈寺碑等慈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戰處建寺云為陣亡薦福太宗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崇信浮屠豈以其言浩博為紀武宗而責可喜耶余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此也

以好惡不同之語非誕也蓋得於讀會昌之文

會昌投龍文余

修唐本紀至武宗以謂奮然除去浮屠銳矣而躬受道家之籙服樂以求長年以此知非明智不惑者特好惡不同爾及得會昌投龍文見其自稱承道繼元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則又益以前言為不謬矣韓

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沒其事今乃書其實蓋以明忠

臣之義陽城諫延齡之相舊史寘於隱逸今乃列於卓

行蓋以表君子之功入秦系於隱逸出劉蕡於文苑皆

所以示揚善褒德之意

新史記傳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隱逸今書之於卓行秦系昔

人不傳今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太宗拒魏徵之諫有殺田

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高智周薛季朝王方翼之功業而槩之以良史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資之切直而槩之於大苑以吳叔之忠義而槩之於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畧其大行而取其小節此舊史之失也

此遷史唐

史之紀傳世家真得褒貶直筆是非公論歟嗚呼世無馬遷無以示後人作史之例世無歐公無以洗諸子作史之陋然自固而下亦不可不辨也且以言其表則王子侯表遷則斷自建元以武帝始有分封之制也而固則自高文以來叙之何昧耶

武帝從主父偃之請始令諸侯王子分封遷作王子

侯表特始建元者此也按班固亦作王子侯表不始於建元自高文以來皆表之公卿臺表遷

則係以大事以驗大臣賢否之職也而固則削去不錄

止書拜罷年月而已何略耶

遷史作漢興將相名臣表上記大事次相次將次大

臣至固作百官表上表載官制沿革下表載拜表年月

古今人物表以區區一夫

之見而欲定生民以來賢聖愚智之差等又何其不知

量耶

固作古今人物表分為上中下九等自三皇至秦皆錄之

以言其志則高祖之

創南北軍武帝之置羽林軍此一代大政也固則不志

兵使節度無所攷光武之三十稅一和帝之縱民煮鑄

此一代之急務也。曄則不志食貨，使豐耗無所稽。

西漢無兵

志東漢無食貨志

志郊祀者不計巡幸里數之遠。

聞見錄舜一歲而巡四岳

南方多暑以五月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二月至常山。世頗疑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又並海至碣石，又巡遼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還甘泉，僅以百日行萬八千餘里，尤荒唐矣。志天文者

反略當代災祥之事。

班史晉史志天文大抵不言當代災祥事

以言其紀傳

則范史紀皇后而不知尊卑之分。

東漢皇后有紀如光武，郭皇后光烈，陰皇

后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是也

三國紀曹魏而不辨逆順之理。

三國志以

魏為甚者晉史之紀繆誤愈甚，貶晉之亡也。且有鰲陸帝紀。

三山鯨吞九服之言即協夫歌詠之辭貶惠皇之失御

也且有溽暑之氣方聞淫哇之音罕記即協夫表奏之

語此諸史著紀之失然也

並晉紀云云

固論蕭何之理家而

不思記載之反覆

聞見錄蕭何傳先言民上書何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後言何買田宅必

居窮僻處曰今後世賢師吾儉其反覆不可信如此

論釋之之不調而不思表傳

履歷之乖誤

洪邁續筆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惟一張釋之為甚本傳云釋之為騎郎事文

帝十年不得調表蓋請徙補謁者後拜為廷尉逮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而百官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年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為廷尉則釋之未嘗十年不得調又

未嘗以廷尉  
事景帝也

曄以忠義董宣列於酷吏之傳以直諒鄭

衆列於宦者之徒

見東漢酷吏宦者傳董宣在酷吏傳首鄭衆在宦者傳首

壽因私

忿未復而訾諸葛瞻之失

陳壽父與諸葛有怨因作傳訾瞻之失

索米不

獲而不立丁儀之傳

壽因丁廙索米當立丁圭傳後不獲遂不立丁儀傳

他如南

北紛錯陳隋乖謬蓋未能縷數者此諸史立傳之過然

也世之好議論者曰蘇子由古史之作而遷史無直筆

蘇子由作古史議遷史之非

吳縝糾謬之出而歐史無全美

哲宗朝吳縝進

唐史糾謬凡二十條一以無為有二似實而虛三書事失實四自相違舛五年月時世差五六官爵姓名謬誤



七世系鄉里無法八尊敬居親未嚴九紀志表傳不相  
符合十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壹十一辭義踈略十二事  
狀叢複十三宜削而反存十四當書而反闕十五義例  
不明十六先後失序十七編次未當十八子奪不常十  
九事有可疑二  
十字書非是 往往以微失細過吹毛求疵噫亦苛矣

議遷史者以遷之妄述宰我常從田常而不知左氏所

迷闕止爭政之由

伊川語錄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無緣被戮若為齊

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有及觀左氏乃是闕止  
為陳常所殺亦字子我謬誤如此又穎濱文太史公  
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孔子恥之余  
以為宰我之賢列於四科不至於從叛逆也蓋田常之  
亂本與闕止爭政  
闕止亦字子我也 遷之妄稱子貢一出變易五國而不

知左氏所載伐魯伐齊之故

子由文太史公稱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強晉

伯越子觀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蓋戰國說客誤為子貢之辭而太史公信之耳遂以是為遷史之失嗚呼

蓋亦究史遷傳信之誤乎蓋遷承秦滅籍之後左氏不

立學官經傳無傳始誤於游說之辭若後儒知其闕止

爭政知其伐魯伐齊者以左氏歷歷可據也遷何尤焉

漢左氏不立學官劉歆遺書太常請立亦未顯至後漢鄭賁諸人皆習左氏而左氏始盛議唐史者

以穎達之字傳云仲達碑云冲遠字畫之訛也

集古錄孔穎達

碑其文磨滅今以其可見者質於唐書列傳傳云字仲達碑云字冲遠碑字多殘缺惟其名字特著可以正傳之謬不疑以冲遠為仲達以此知文字轉易失其真者何可勝教幸而因集錄所得以正其訛舛者亦不少也

裴光庭之謚傳云忠憲碑為忠獻字音之訛也

同上裴光庭碑

張九齡撰元宗御書唐書傳云光庭素與蕭嵩不平及卒孫琬布嵩意謚曰克平帝聞特賜謚曰忠憲云碑後題額皆為忠獻傳云撰搖山往則而碑云往記此碑元宗自書不應誤碑如是其傳子儀則不

書微時之所征討

郭子儀廟碑高參文其序子儀功業不甚詳而載異姓處密討沙陀處密

事則唐書列傳無之蓋子儀微時所歷其後遂立大勳宜乎史畧不書也然唐書有處密處月朱耶孤注等皆是西突厥薛延陀別部名號余於五代史求沙陀種類卒不見本末參謂處密為沙陀不知何所據也

其

傳張巡則不書大小數百戰之功

張中丞傳嗚呼張巡許遠之事壯矣東筆

之士皆喜為之稱述然以翰墨所記考唐書列傳及韓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疏畧蓋云史家當記大節然而大小數百戰屢敗賊兵其智謀才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減而不著可惜也

遂以

是為唐史之誤嗚呼蓋以考紀傳分撰之始乎蓋歐公所修者紀志宋公所修者列傳時慮其體不一命歐公脩而一之公受命而退一無所易見公愛人以德也公何病焉若夫子由吳縝所作是又前輩互相正救之意不然溫公作通鑑猶自為考異三十卷則作史安有無

遺論歟此二公非所以短司馬歐陽正所以愛司馬歐陽也

論詩

觀詩之為美為箴原於虞廷君臣之詠觀詩之為譏為諷原於夏人昆弟之歌嗟夫周詩三百蓋經聖人手也一歌一詠尚有源流則後之騷人墨客與盟詩壇者其可不祖風雅之體乎是故詩言志歌永言後世倣之以為歌一曰風二曰賦後世擬之以為賦吟詠情性轉而

為吟故嗟嘆之易而為嘆自詩變為樂府之後孔子作

龜山操

韓文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操

伯奇作履霜操

尹吉

甫子名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履霜操

牧犢子作雉朝飛

齊牧犢子七十無妻

見雉雙飛感而作雉朝飛操

即或憂或思之詩自詩變為離騷之後

賈誼之弔湘

賈誼在長沙作弔湘賦

楊雄之畔牢愁

本傳

即或哀或

愁之詩凡此皆詩之體制源流也振振鷺三言之所起

關關雎鳩四言之所起維以不永懷五言之所起魚麗

于留魴鯉六言之所起交交黃鳥止于棘七言之所起

我不敢倣我友自逸

劉馮事始云詩三字至八字皆自毛詩如三字若鼓淵淵醉言歸之

類四字若闕闕睢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六字若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之類七字若交交黃鳥止于棘之類八字若節南山云我不敢倣我友自逸

八言之所起

上注見

凡此皆詩之句讀源流也然自己刪之後詩雅蕭

條有如蘇李之高妙嵇阮之冲澹曹劉之豪逸謝鮑之清奧徐陵庾信之靡麗華藻白樂天柳宗元之放蕩嘲怨此數子非不可與言詩嘲詠風月亡裨風教夸耀煙雲無關政體其視詩人愛君憂國之情無有也此邵康

節謂其刪後無詩宜矣

卽康節詩云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

雖然

諸葛武侯出師一表尚有傳說訓誨之辭陸宣公論諫之奏猶有孟子仁義之談孰謂周詩以後絕唱寡和之甚邪愚嘗謂晉之淵明唐之杜甫非可與刻繪者例論當以古人求之可也且淵明處世優游自適桑栗里間得酒輒醉蓋不可以名利羈絆故發而為詩和平自然無纖毫累太羹元酒淡乎無味一唱三歎邈乎希聲隱然有至味至樂之妙讀命子等詩虛靜平淺有孤鶴任



風之態歸去來一辭蕭然物外有閑鷗忘海之勢至若

自晉以前皆用義熙年號入宋以後惟書甲子

並見陶淵明詩

集讀之者自能扶綱常於紛亂之餘起風教於陵遲之

後豈可以後之詩論耶杜甫流落劍南放散沅湘往來

夔陝之間奔走寇亂之際飲食言笑歡愉嘆戚無一息

而忘夫君北征之篇蓋倉卒問家室而作也使或者處

之對童稚語妻子他不暇顧而終篇諄復惟及國事山

谷喜之謂退之南山不必作登慈恩塔寺此正陪諸公

遊遨而作也固宜笑談戲謔傲視八極以樂其心而措  
意立辭意在言外荆公謂其譏天寶時事則其憂國之  
意果何如哉

並杜詩注

杜鵑之詩忠愛之念天地實臨北征

之詩忠毅之色秋霜之嚴與栢舟考槃之詩異辭同體

豈可以後之詩論耶

並杜詩

世之論者謂韓昌黎以淵明

嗜酒有所託而逃者似未許之不知退之當元和之際  
思欲致君不幸有嶺表之行故進李杜而退淵明亦愈  
自喻之言又謂歐公平生不愛杜詩必有短者不知歐

公方倡古文以抑末學不好杜詩所以權時而救弊也

貢父詩話歐公平生不甚愛杜詩而謂韓吏部絕倫又歐公變崑體以古文為後學倡不然東坡

喜淵明之癯而實腴謂曹劉鮑謝皆所不及

東坡喜淵明詩癯而

實腴雖曹劉鮑謝李杜皆所不及山谷亦以子美之

詩為靈丹一粒何耶

黃魯直謂子美之詩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噫金屑雖

貴着眼成病文章雖多於性有害論淵明之詩當取其

有補風教論子美之詩當取其愛君憂國外是不論徒

工於文墨章句間豈深知二公哉陶杜之後而得美刺

箴規之旨吾於楊歐蘇黃見之夫自宋興以來名公鉅卿馳騁翰墨固不可一二數求其備政治裨風教者四君子有功焉楊文公超出於岐嶷幼稚之時觀其願東忠清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則知有致君堯舜之意

楊文公年

十一送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立就且有願東忠清節終身立聖朝之句宰相表賀見湘山野錄

讀其介推母子伯夷兄弟之句則知有綿上首陽之風異時范文正公因文而知其道至躋之大雅大忠之列可見矣

范文正公讚楊公像曰昔王文正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

天下謂之正直此三公一代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歐公以歌詠

為諷諫之首其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節盤遊也其曰君王念舊憐遺族當使無權保厥家抑

外戚也

高宗時慕容禮言歐陽脩立朝以諫諍為心若春日帖子蓋宮禁門戶祓除祈祝之辭異時作

者不過頌德歌福而已至脩乃中含規諷嘗讀脩之詞有曰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勸上以用威斷也有曰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勸上以節盤遊也有曰聖主本無聲色惑宮花不用妬新粧諷上以遠女色也於溫成皇后閤乃曰君王念舊憐遺族當使無權保厥家又有所謂焉是時溫成薨上念之不已其叔父堯佐且將用矣公議未然故脩因是申諷異時蘇公以犯顏敢諫為公序之

確矣

蘇軾序歐陽脩之文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磨濯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貴以犯顏敢諫為

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之功為多

繼而蘇黃間見疊出蘇之正

節勁氣傲雪凌霜黃之風韻灑落光風霽月

見道學傳授門則

形於歌詠尚可想見英風清節之美是中惟可飲醇酒

意則在於詆新法閑送苕溪入太湖意則在於譏水利

見坡詩集

嗚呼汚彼流水不在於水而在於規鶴鳴九臯不

主於鶴而主於誨蘇公之詩蓋得比興而為詩也東坡

跋漁父則取其清新婉麗之作

東坡跋山谷漁父詩云云

東坡送孟

容詩則起堅城受我降之語

山谷云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送孟容詩致庭堅體

蓋退之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故詩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牕句法

提一律堅城受我降

嗚呼韓昌黎詩豪矣未必熟李

太白詩深矣未必暢山谷之詩蓋兼數子所長而為詩也故論東坡之詩為得於淵明論山谷之詩為得於子

美誠至論歟聶夷中四月賣絲五月賣穀之詠或者

猶以周詩許之

聶夷中詩曰四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醫得眼前瘡拈却心頭肉或謂有三百

篇之 旨 况晉之淵明唐之工部我朝之楊歐坡谷四公其

有補於風教也不少君子安得不進於三百篇之列也

字文

王荊公之辨字說以觀為鵲以雅為鴉君子以為怪

見聞

錄東坡答劉道原書云新學說易觀卦本是老鵲大小雅本是老鴉此類甚衆王氏之學穿穴至此王聖

美之治字學以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君子以

為鑿

筆談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古文古之字說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木類其左

皆從木所謂古文者如淺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反而小者曰殘見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故以淺為甚矣字學不可不講也亦不可過用其心也何者

義也



閔字未盡偏傍固世儒所不予而苦於奇字或者議其  
艱深以不識字而見譏者固不足道而人譽其多識且  
以為終身之恨此荆公聖美之說宜夫君子不與也夫  
古者虫書鳥跡象形指事凡假借轉注姑以代結繩記  
遺忘耳故其字有省文有借用後世皓首點畫勞心偏  
傍好異過奇往往以已見合古文故其字有篆隸之變  
有傳寫之訛此古今字文之所以異歟彊可為強則如  
記南方之強

記中  
庸

遲可為遲則如詩之行道遲遲匹可

為鳴則如軻書之匹雛

並本

是所謂省文之字呂令言

載青旂則載通為戴

記月

漢史言神爵則爵通為雀借

此字而彼用可也

漢書宣帝紀

漢文紀云祝釐是借釐為禧

矣禮樂志云熙事是又借熙為禧矣借一字而兩用可

也

並本

漢高紀繇咸陽則與徭通文紀無繇教訓其民

則與由通百官表臯繇則與陶通李尋傳繇俗則與謠

通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悠通班固賦摸先聖之大繇

則與猷通借一字而六用亦可也

並本

是所謂借用之

字若此數者豈非古者制字之正乎自夫有篆隸之鑿也  
也紕亂兩字初非通用而隸古之初寫用混淆至紕變  
為亂灋法兩字亦非通字而隸書之後多倦點畫至灋  
轉為法棗字從東不從來古文也後儒解漢書先生來  
來而為棗劉字從亞音酉從金古文也後儒論漢史書姓  
劉為卯金筆談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如兩漢篆文尚未廢庶有可疑者  
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  
也按棗字從東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  
語如卯金刀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則出於緯書乃  
漢人之語按劉字從卯從金如柳駢畱皆從亞非卯字

也不知緣何如此字書余見周禮諸書

自夫有傳寫之訛也權酒漕運則

以權而從木救以砭劑則以鉞而從金

吳縝作新唐書辨疑凡二十條

至字書亦本如唐承訓傳載婦弱持陬則以陬為陬張建封傳困縻不起則以縻為縻救以砭劑以鉞而從金

權酒漕運以權而從木如此類甚多

互字則易而為牙

筆談牙僧本唐人以牙為互字如互

市類是也後人互字傳寫為牙遂為牙矣

臘字則易而為獵

唐史蕭昊不學讀伏臘為伏獵

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

書魚為魯寫帝為虎

抱朴子曰書之寫以魚為

魯以帝為虎

若此數者豈非後人論字之謬乎嗚呼三豕渡

河非子夏莫之辨

左傳

石鼓聲牙雖昌黎亦未之曉

韓文石鼓

歌信矣夫字學之難也雖然古今之文雖變而所以為

理者未嘗變增損之畫雖異而所以為說者未嘗異吾嘗觀先正諸公講明經史推究傳注其有補於後學也

多矣而區區篆隸傳寫之過一洗萬古而空之劉邠之

刊誤漢書也侯表之紅縣則易而絳縣侯表載侯戶封紅縣刊誤曰非

紅縣絳侯表之票客則易而典客侯表韓信入漢為連教票客刊誤曰按史

記功臣表作連教典客即非票客票典二字轉寫之訛故也吳縝之糾謬唐史也唐

承訓傳載婦弱持陬則以擷為陬張建封傳困縻不支

則以感為縻

見上注

二公之刊誤糾謬如是等類未易縷

數姑以一二言之以辨傳寫者之失若程伊川讀論語

曰子在齊聞韶音不知肉味

聞見錄今世所傳宰予晝寢以晝作畫三月不知肉

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浴至為淺陋伊川取之何耶回何敢死死字自有意義伊川門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學者類不服也蘇東坡讀尚書曰思日贊贊襄哉二先生

盖出新意也說者且以三月之近音子曰之曰近日月之日疑其為不知篆嗚呼先生所讀者古文所論者古意豈若俗儒腐唇於篆隸間哉是時字說方熾先生極

力排之必不蹈或者之非愚意必有源流不可以私見

議先輩也

東坡書解云云又時王荆公作字說程蘇力排之

噫蒼頡之制字蓋

以闕天地參造化也天粟晝雨市妖夜哭萬物由之以  
著網常由之以立百官萬民由之以治則古文誠不可  
廢矣惜夫後之諸儒寡識者失之愚過奇者失之鑿必  
如楚子因止戈為武以知武之非已功晉伯宗因反正  
為乏以知艷舒之必可伐因三蟲食皿為蠱如醫和知  
晉侯之疾因亥有二首六身如史趙知絳老人所生日

數之積

並左傳

庶無失古人制字之本意吁此唐人所以

設明字之科有以夫

字音

昔前輩沈存中之論音韻也曰玳與李異其韻而詩則  
協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梁與慶異其音而詩則協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求其說而不得且謂意別有理也  
沈存中筆談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聲及天竺梵學入  
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  
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平字章字協用如詩或  
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



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  
有谷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  
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惟其有  
章矣是以有慶矣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  
詩之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  
庶幾或臧不止慶字忌別有理也 夫學識如存中博

洽如存中猶不能曉古詩之韻況後學乎然嘗觀上世  
之書易近世之詩歌皆有叶韻者而後知詩無有不叶  
第古今之字異耳音韻異耳以今字而會古音則律度  
不諧宜其差以古字而尋古音則宮商相應宜其叶蓋  
詩之言其字多與音異者字古也字古則音亦古也如

言題彼脊令則題音大叱鱣鮪發發則發音補末若泉  
源在左佩玉之儺以儺之音為乃可清人在彭駟介旁  
旁以旁之音為補彭說一字也曰與子成說曰不可說  
也又曰召伯所說莫一字也曰維葉莫莫曰莫其德音  
又曰歲聿云莫夫同是字也或通用或借用則自古而  
音異也多矣並毛詩注豈有古者塗歌里詠之言如是不叶  
哉且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曰明日良  
曰康不同韻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則曰行曰慶不同聲也借曰明之於良與康固

協隣韻而行之於慶烏得而協耶蓋廣韻中以慶音卿

若班固賦東都用慶字與成叶

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牟周成永延長兮膺天

慶楊雄草太玄用慶字與疆莊叶往往比而用之則知

古人盖用古音也

太元居卦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次四見豕在

堂狗繫之女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

次五軸轡調安安和富真測曰軸轡安和順其疆也次六外其井竈

三歲見背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次九老夫擐車少女提壺利考家測曰老夫擐車其體乃壯

噫書

與易猶或相協矧所謂古之詩乎此猶曰居古宜用古

也高馳兮冲天羌愈思兮愁入天與人韻異也以音推

之天之反鐵因也屈原非用古音耶

離騷經

皎皎霞外展

萬乘其如脫外與脫音殊也以音推之脫之音退也德

璋非用古音耶房中歌曰象來致福多與國叶

漢郊祀志

明

堂詩曰允懷多福亦與職叶

班固傳

聲若相遠也以賈誼

疏觀之福之音福則漢人非用古福音耶

前賈誼傳注

不特

此耳韓昌黎最後出者也濃墨大字作元和聖德之詩

既韻於雨而旁見疊出或曰魚魚雅雅又曰濡及九有

此詩配吉甫而作是必不苟然者母乃退之倔強得寬  
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  
巧歟非也退之平日所習者皆古文故其所作者皆古  
音韓文元和聖德詩曰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曰暘而暘  
曰雨而雨云云駕龍十二魚魚雅雅云云決于族觀  
濡及九有云云作為歌詩  
以配吉甫餘見韓文注噫後人著詩猶或相叶矧所

謂古之詩者乎嗟夫尋古人之音不能求古人之字反  
以沈約四聲西域七音後來紛紛等作以強律之古豈  
不過哉然嘗論古者字音之失有由矣變於四方言語

之不同鑒於諸儒學識之不廣南方之都音豬

禮記汙其宮而

豬焉注南方以都為豬

宋人以來音離

左傳宋人歌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來音離

邾

曰邾婁

公羊齊人鄒邾皆曰邾婁故禮記亦謂之邾婁蓋齊人語如此耳

得來曰登來

在齊有焉

登來亦出公羊曰得來齊人語也

以居為姬

檀弓何居注音姬齊魯之間語

助也以但為地在魯有焉

丙吉傳吉魯人吉曰西曹地恐之注地但也

曰馮曰

羗楚何陋也

楚詞憑不厭乎求索羗肉起以及人皆楚人語也

以一為蜀蜀何

訛也

楊子方言曰一蜀也郭璞注蜀與獨同

吳人稱浦為步韓碑有之

韓文

碑步有新收注吳人謂浦為步

夷人以龜茲為丘慈或為屈沮漢書言

之龜茲國者西漢音丘慈東漢音屈沮此變於四方言語不同也白樂天

題坐隅詩曰俱化為餓殍殍非孚也而押之可乎杜牧

杜秋娘詩曰厭飫不能飴飴乃錫也而訛之可乎

沈存中筆

談脫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減裂如白樂天題座隅詩曰俱化為餓殍殍作孚作押韻杜牧杜秋娘詩云厭飫不能飴飴乃錫耳若作飲音當音飲吁音況于古也而揚雄賦翰林

主人曰吁顏師古乃鑿而音于

本傳注

梧音訛胡反古也

而張良傳贊魁梧項籍傳枝梧顏師古乃鑿而音悟

並本

傳注此鑿於諸儒學識不廣也嗚呼孰知方言之變諸儒

之鑿其弊猶循習於後歟閩人之舉進士也省試詩題

至以高與歌同韻此見四方言語之失

國初省試考官取一卷省題詩

以高與歌同押取在入等乃閩中士人時考官亦閩人蓋閩音以高歌同音也

范景仁之舉進

士也詩用彩霓考官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為

入聲而黜之此見後儒學識不廣之過

范景仁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

師之參政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為入聲謂景仁為失韻殊不

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

噫安得昌黎諸人與之論古者

哉嗟夫深於奇字方言世儒所師

楊雄

閱字未盡偏傍識



者譏之信矣夫音韻之學不可不講也雖然君子寧為范景仁之從古音母為沈存中之疑古韻寧讀賈元公之音辨母讀王荊公之字說

后德

易著家人詩首闕睢嗚呼聖人作經何拳拳於此耶大抵宮庭雖隱風俗攸化寡妻是刑邦家所關故私謁不行則椒房無預政之嫌外戚無竊柄之弊而朝廷清矣嫉忌不生則禁密有肅穆之風子孫有衆多之慶而本

支強矣晏朝有箴則無宴遊逸豫之習無聲色嗜慾之  
好而君德進矣舜之歷試不在於親總萬機而在於鵠  
汭之化書舜典禹之典則不在於予臨兆民而在於塗山

之德

史記

文王姜任太姒所以成肇造之基

毛詩

宣王得助

姜后所以致中興之業

史記

噫盛哉推原其由古者彤管

有史雅頌有訓

毛詩

以冢宰總內朝之政宰夫任宮教之

職

周禮天官

是以無後世干請之私奢縱之過竊弄之失者

職此之故也自關雎之化不行內庭之教不講而一家

之紀綱視昔有訓焉漢自呂后之橫不能制政出房閨

而產祿有封王之僭

呂后紀

自慎夫人同坐之禮不能正

表盜

傳尊卑亡度而倡優有后飾之習

賈誼策

迨至末年許

史專寵鳳莽竊權染指漢鼎舉朝不問而漢之宗社危

矣

並本傳

唐自昭儀立后革命為周而諸李有殲滅之禍

高宗立武昭儀為后後武后廢中宗潛謀革命稍除宗室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蘇珣按其密狀珣詢問皆無明驗或告珣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珣詰之珣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此獄不必卿也使周興等按之於是韓魯等諸王皆自殺親黨皆誅死

韋氏專國政事無章而五王有

就戮之慘

武三思因上官婉兒與韋后私通武氏之勢復振日夜譖五王貶敬暉崖州司馬桓彥範

龍州司馬張柬之新州司馬袁恕己賓州司馬崔元瑋

白州司馬遣大理正周利用害五王於貶所初敬暉為

平陽王彥範為扶風王柬之為漢陽王迨至中世牽愛

恕己為南陽王元瑋為博陵王號五王

衽席胡雛唱亂漁陽鼙鼓動地而來而唐之國祚殆矣

玄宗寵祿山聽其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

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後祿山求兼河東

節度既兼領三鎮有輕中國之心遂自陋矣哉漢唐家

漁陽唱亂遠近驚駭河北皆祿山統內

法也漢之風俗至有姑婦相稽之嫌賈誼策魏祖疏唐之風俗

至有婦駕其夫之失伊誰之咎通鑑然則家人之卦關雎

之詩其有補於風教也大矣我祖宗以仁義立國以綱

常齊家以人倫化天下內言不出於外私恩不容於公

盖與唐虞三代比隆焉漢朝椒房恃寵至有戚里撓權

之患

呂后紀  
王莽傳

聖朝杜絕私情高氏修宅請置潛火太后

因戒二高不得干請是后族未嘗私請也

英宗宣仁聖  
烈皇后高氏

嘗脩北宅以奉親母

兩國太夫人入謝旦請置潛火一

鋪后曰但令公紀公繪省事豈鮮失火太夫人不樂復

曰曹家亦是聽政時南宅創添潛火太后變色曰姐姐  
殊不思之甚也二姐豈敢比娘娘娘娘於趙氏大有功

不可引之因手札戒二高不  
得干請其家至今寶藏之

唐朝宮闈不肅入閣圖至

有昭容之位聖朝內外整嚴曹佾至老視疾禁中太后

曰此非若所當留是后族未嘗得入也

神宗事光獻太后極誠孝所以

娛悅后無不至本朝故事外家男子未嘗得入謁后既年高多疾弟佾亦老上固為之請得入謁與佾同至后閣坐少頃上先起令佾先申親意遽謂佾曰此非若所當留輒隨上出

冊命太好文德親

受舊典可援也而宣仁自謙故只就崇政

元祐三年宣仁太后受冊

有司檢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受策當御文德殿后不許謂只就崇政殿令學士具詔未進入蘇軾草詔中有曰且予涼薄常慕謙冲况敢躬御治朝自同先后處之無過之地乃是愛君之深意後三日內批付三省所進詔本自常慕而下二十六字不免有今是昔非之議可叙述太皇太后顧德實不及章獻不敢依文德殿故事

於是三省重定進入丁巳太皇太后手詔祥禪既終典冊告具而有司遵用章獻故事予當受策文德殿雖皇帝孝愛之意務極尊崇而朝廷損益之文務從宜稱云云所有將來受策可只就崇政殿建立長秋

東朝降詔故事可遵也而顯仁后自謂不預外庭

紹興十三年

年上曰數日來太后趣行中宮之禮朕乞太后降一指揮太后不肯曰我但理家事豈預外庭英宗推

恩元舅太后持其制不下

治平元年知宣徽北院節度使曹佾同平章事初議除拜

上問韓琦琦曰陛下推恩元舅非私外戚也遂降制太后持其制不下上固請乃許

高氏舉故事

加恩太后輒欲裁損

元祐七年三省言景祐七年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今高氏朱氏

皆舉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章獻垂簾初無此例呂大防曰太皇太后以高氏故深自抑畏如故事何后曰外

家恩澤方欲除損可又增

長乎大防曰此盛德事此猶可也孰知元后賢德維

持宗社其功尤大歟父以子繼豈非古今相授之常乎而昭憲切然遠慮且曰四海至廣必立長君是言也不

惟社稷之福亦生靈之幸

杜太后問太祖曰汝自知所得天下者乎上曰此皆祖

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政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爾使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上曰敢不如教母以子貴豈非家庭相慶

之時乎而昭憲愀然不樂且曰治得其道此位可尊是言也不惟子孫鑒之而天地亦臨之

宣祖昭憲皇后杜氏太祖既即位拜



后於堂上衆皆賀后愀然不樂左右曰臣聞母以子貴  
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曰吾聞為君難且天子者置  
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則求  
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憂也爾其勉之太祖再拜曰謹  
受不特此耳元祐初元正小人伺隙之秋宣仁召申公

於外郡起司馬於散地拯溺救災革弊去姦藹然有慶

厯之風此其功為如何

宣仁后元祐初垂簾召申公相  
司馬盡革熙寧弊政一時政治

人謂有  
慶厯風

建炎渡江正國祚綴旒之日隆祐掃清劉苗再

植中天剗危而安芟禍而福赫然中興之烈此其功又

如何

隆祐太后手詔立康王即  
位後宣問揚國殲苗劉

詩之思齊徽音螽斯不

如其我朝賢后之謂歟

齊家

夫子述詩上起關雎鵲巢之風而下終於陳靈之亂序  
書本於父子之底豫而慨然絕筆於秦穆不憾其為峻  
之師噫聖人品節裁成所以立國之規模何其正大深  
遠耶盖宮庭社席之微而係於邦國都鄙之治父子兄  
弟之倫而關於上下内外之分推而至於國可以安治  
而無憾極而及於天下可以平靖而無隙變故而不能

移危疑而不能亂此六經之格言孔孟之大訓三代聖  
人之家法也愚嘗誦五子之歌讀盤庚之書深切有感  
焉夫以太康洛表之政十旬弗反神怨民怒之時也而  
五子者方且憂懇惻怛不忍自利至援萬姓之仇以身  
當之而不辭盤庚遷都之舉安土重遷民咨胥怨卿士  
浮言之日也而王宮宗室貴后之寵者顧乃從上所命  
而不煩片辭之告戒是知禹之立夏湯之造商專以齊  
家為本其純粹和輯之風乃至於此歟文武造周此意

尤厚麟之趾振振公子重宗族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友兄弟也思齊不瑕樛木無嫉嚴閭教也典禮以維之  
雅頌以播之仁義禮樂以化之異時我周東遷晉鄭焉

依左傳

姜后脫簪輔成中興

史記

皆祖宗家傳之法吾觀三

代有道之長久安長治昇浞稔亂而不叛商都七遷而  
不擾春秋戰國綿綿而不絕者蓋對越之義常尊而肅  
穆之風不絕也至漢歷唐此風泯如漢自杯羹之語一  
形削滅恩義而父子之倫缺

高祖紀

呂后之橫莫制紊亂

舊約而夫婦之義乖

呂后紀

漢之風俗染而成習母子之

誅語婦姑之相稽儒者之深憂

賈誼傳

子弟殺父兄妻殺

夫一歲至數百人中興名相以為不可一日安者

魏相傳

國之不亡岌岌哉唐自兄弟不相恐而蹀血於禁門父

子不相安而逼奪於神器

太宗紀

唐之子孫無所取則子

攝兵叛其父

太宗太子承乾懼廢謀變事敗太子言為齊王太所圖

臣專兵叛其

君

祿山朱泚之變

婦駕其夫而兄戕其弟

韋后

凜凜然自立於危

亡困厄之中尚何取於憑藉扶持之法哉前輩謂漢大

綱正唐之大綱固未正也而漢之大綱又安在耶惟我  
宗立國大體兵力雖不及於漢唐而家法實無愧於三  
代是故傳授一語鬼神森列金匱藏書千古不磨神器

大寶舉而委之不啻脫屣然則太祖太宗之相授堯舜

揖遜也

太后疾太祖侍藥太后曰汝萬歲後當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曰敢不如

母教因召趙普於榻前為誓書藏之金匱

終日留侍天顏自怡冒雨扶駕孝

心不已冷泉堂詩之跋萬機之暇父子杯酒相屬則高

宗孝宗之相得王李文王唯諾也

淳熙五年史浩奏陛下事親之懿二典所

載誠有不能及者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  
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無不極其至又紹興三十一年  
太上移德壽宮皇帝攀戀垂泣出祥曦殿門冒雨扶駕  
太上麾謝再三令左右扶掖以還又高宗作冷泉堂孝  
宗古風云聖心仁智倩優閑壺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  
丈眇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高宗跋之曰此就寬閑之  
地疊石為山因湖為泉作小亭於其傍用為娛老之具  
吾兒萬機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  
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間其  
樂可勝計耶

聖朝虎闥有訓世世

不忘親近儒臣之時多昵比嬖倖之時少賓護名賢歷

陳忠孝

寶訓太宗命李至李沆為太子賓客啟謝之日  
上曰賓護之任非名賢不可卿等皆久服大僚

諒及經籍當為

師傳重任深戒順從

長編至道九年以  
李至李沆兼太子

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太宗謂至曰  
太子仁賢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  
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則見於太宗之世元良有  
必須力言勿因循而順從也

歲副以詩歌

天禧二年立皇太子又作詩分賜賓客

資善有記

戒及戲玩則見於真宗之朝

長編祥符九年詔築室於元符觀南為皇子就學之

所名曰資善上作記刻石堂中命揚懷玉為王伴讀仍面戒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此子孫

世有哲王也聖朝宮禁嚴密出入整肅內之風旨不傳

於外外之請謁不通於內宮人服銷金以迎駕真宗却

之貴妃衣蜀錦以侍宴仁宗責之

長編此閨門世有哲后



也聖朝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慮肺腑之怙勢而不授以

政慮薰腐之挾寵而不假以權駙馬柴宗慶求為使相

王曾執議不可

天聖四年仁宗曰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使相何如王曾曰先帝時石保吉魏

咸信皆歷行陣有功晚年方除使相之任豈容私情

宦官王守忠求為節度梁適

死爭不已

王守忠疾求為節度使梁適曰宦官無除真刺史況真節度乎上曰朕嘗許守忠矣適曰

臣今日備位宰相明日除內官為節度死有餘責翌日守忠卒

此國家世無倖習也我

宋家法之善堯舜三代而下誠未之聞也伊川謂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誠至論也然伊川所言

歸本於大體以忠孝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伊川之

言信矣

伊川語錄嘗觀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相授受命之日

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體以忠孝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曆祖開基規模

自別大綱不正萬目即紊

呂微仲謂自三代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

外無事亦至論也然微仲所言推原於家法最善歷舉

其事親敬長治內勤身之法微仲之言驗矣

元祐八年上讀寶訓

畢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正自三代後唯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家法甚善臣請舉其畧事

親之法事長之法治內之法外戚之法尚儉之法勤身之法尚禮之法寬仁之法

詩曰貽厥孫

謀以燕翼子祖宗有焉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今日有焉

睦族

周之王業何以興吾觀麟趾而知周之所以興周之王業何以成吾觀行葦而知周之所以成麟趾之信厚不惟公子而止也而且及公族不惟公族而止也而且及公姓何其才之多也行葦之親睦既肆之遠矣又設之席既設之席矣又授之几何其恩之厚也然則周人之

過歷有由矣是故版蕩之餘常隸缺矣而共和行政周  
召是賴荒媒之習角弓作矣而我周之東晉鄭焉依綿  
綿葛藟在河之滸兄弟之義何在也而糾合宗族以蕃  
王室載之麟筆班班可攷焉噫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至  
文武成康已遠而周以宗強屹若盤石君子是以知同  
姓之有功於周歟自周以後享國長久惟漢唐而已然  
其始固有周人封爵之典而其後不免蹈秦人孤立之  
失此吾有感於世變也方漢懲前日之弊大者既嗣世

而襲封而其苗裔支別則置宗正官以糾合之此其敬

宗之意厚矣

前諸侯王表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

王子弟大啓九國又前百官表上宗正卿掌親屬

朱虛列侯輝映王室

朱虛侯劉章與

周勃誅諸呂

河間獻樂譜系增重亦何負於漢哉

河間獻王獻夫

何王子分封之令下而侯國削弱

武帝施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

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而藩國自析

侯國不得宿衛之禁嚴而宗室無有

在位

自景武間嚴忌鄒陽枚乘之徒皆官事吳梁迨淮南衡山不軌之謀覺天子懲艾作左官之律則天

下之士不得仕諸侯矣主父偃齊人而齊為郎中韓安國梁人而入位大司農迨成帝世彭宣遷廷尉以王國

人出守太原龔勝學者亦以王國人不得宿衛則王國之久不許留京師矣又按高后紀誅諸呂勃令典客

劉惔說呂祿劉章急入宮衛帝始皆宿衛自武帝不與諸國人宿衛宗室無有在京師者至昭帝詔劉辟強其養仕於朝自是辟強之子德為宗正德之子向向之子歆並在朝俱楚元王之後耳異時劉龔諸

人畔漢獻符者豈非有所激耶

王莽傳莽曰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

德侯劉龔率取侯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三人同宗共祖者勿罷嘉新公劉歆也吾觀漢諸侯王表有所謂莽知彈微

生其姦心之言信夫

前諸侯王表哀平之際親屬踈遠是故王莽知漢中外彈微本末俱

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鑒戒焉

唐有天下之後親者固寵

殊恩踈者亦疏王爵此其親愛之意厚矣江夏定難王

牒有光河間立功宗室標的亦何負於唐哉

唐太祖諸子贊襲高

祖禳除四方河間之功江夏之畧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又見江夏郡王道

宗河間元王孝恭二傳

夫何未及再傳而降封之禮已薄

見上迨至

親盡而仕宦之制無別

唐宗室世系表唐有天下三百

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

異時

劉秩名儒因武氏之禍欲行封建者豈非有所感耶

唐太

祖諸子贊至名儒劉秩因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上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

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  
至謂郡縣可以小寧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元首陸士

衡之言  
相上下

吾觀唐宗室世系表有所謂流落民間甚可歎

也之言信夫

見上

噫厚叙九族臯陶有謨立愛惟親伊尹

有訓斯道也帝王相傳之家法漢唐其可忽諸國朝睦

族之恩與周比隆公族之賢亦與周比隆分王之爵天

聖制也

奏議天聖四年司諫劉隨言皇家謙抑宗族親  
王之子不封郡王親王既沒不立嗣王闕典未

行屬在繼聖

又寶訓仁宗謂輔臣曰自荆王沒而祖

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三代皆建宗戚乃以皇叔德文

為東平郡王皇兄濮安懿王為汝南郡王允弼為北海  
郡王皇弟允良為華原郡王姪從藹為潁國公宗說為



沂國南班之恩景祐制也景祐二年南郊太祖宗室並與轉官仍自諸司使以下至

殿直皆換西班官諸司使鎮諸州刺史者十二人換諸衛大將軍領諸州刺史諸司副使以下十九人換諸衛大將軍內殿承制以下一百三十人並為將軍率府率副先是宗子無遷官法惟遇稀曠大禮則普遷一官及南郊並侑三聖宗子並上表乞推恩故為此制按實錄會要正史並稱換西班官百官表獨稱南班官當考又職源天禧元年定制宣祖太祖太宗初命授諸衛將軍曾孫右侍禁元孫授右班殿直景祐中初定南郊緣入禮乞推恩遂至和二年遷官有法也寶訓仁宗謂輔有南班之授臣曰宗室久不

推恩今悉遷官可乎宰相等曰睦九族克舜之道陛下推恩宗室此新政之美也又長編至和二年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法而宗姓不與吏事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族示愛也朕尚念有耆老久次

者令中書樞密第其服屬自明  
道覃恩後且十年咸與進官  
熙寧初元出補有法也

奏議元豐元年趙彥若言熙寧初始命宗子出補外官  
封事任列於有職之臣此盛德至公之事昔漢之取人

不限疎近而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劉向以高才  
進唐宗正寺歲送進士二十人李程李肱皆為舉首

今宗正寺不預薦士切恐臣職有所未稱謂宜俾諸教  
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為課試法每遇秋試就宗正寺

鎖院試別立人  
數頗示優異其疏封之恩誠篤矣睦親有宅  
寶訓仁宗詔以

玉清宮地為潞王等宅賜名睦親上既建睦親宅  
徐國公承節願得美名榜其所居之宅賜名廣親睦宗

有院  
職官崇寧元年蔡京置敎宗  
院光宗即位改為睦宗院  
意何勤也分賜有銘

會要大中祥符三年帝作宗室座  
右銘并注分賜元渥等以申誨導  
賡詠有詩  
祥符元年  
召宗室從

官及宮僚射于密王元偓宮賜以御詩及衣幣有差元  
偓能自脩勵嘗曰讀書日記兩事歲月滋久為益多矣  
上每稱其好學御詩出必令繼和焉情何密也其厚遇之禮誠至矣然祖

宗之意不以是而止也蓋生長侯王之第不知政事稼

穡之難養富貴之勢不知詩書禮樂之訓是以記室

之除必擇良士

寶訓太宗以王龜從王素畢士元張茂貞充諸王府記室參軍謂之曰諸王生

長深宮未知世務必資良士贊導為善使日聞忠孝之訓卿等皆謹恪有行各宜勉之

翊善之命

必戒迂儒

元儼年少尤資訓導翊善咸維迂儒循默崔昉性頗嚴以之代維庶有補益

王府

侍講謹選德行之人

四朝國史鄭穆為岐嘉二王侍講府僚缺員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

勤脩德行乃宜左右王也任三年一滿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為勸戒宮院教授亦

須端慤之士

仁宗嘗曰諸宮院教授非止講習經旨則亦須選履行端慤者於是以張維翰充則

善心日長也一大長宗正之職既有宗正又有同知

職源

國朝宗正寺掌叙宗派紀屬籍以昭穆定親疎元豐六年詔宗正事長二不專用同姓蓋自有大宗正寺掌皇

族又皇祐三年初置宗正司以寧江軍節度允遜知

大宗正事章化軍留後守節同知大宗正事時諸王孫

衆多既聚居睦親院故於祖宗後各擇一人訓導糾遠

失凡宗族之政皆令闕掌崇寧元年增置同知大宗正

事一員以宗

惠領其職

一外宗正之職既有宗丞又有宗簿

職原崇寧

元年蔡京申請宗室既許分居兩京輔郡乞於兩京置外宗正司擇宗室之賢管幹於本州通判職官內選二

人兼領丞簿中丞南外置司泉州西外置司福州丞係  
倅兼簿係僉判兼紹興亦有宗司乾道七年省紹興宗  
司隸行在置  
四門宗司  
則畏心日生也夫示之恩寵以養其身加

之訓督以養其心則陶和毓粹皆漢河間唐江夏也自

今觀之其勤於學問則有手抄經史百家者

興國團練使德文少

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王為文雅上以其刻勵如諸  
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王秀才由是宮中悉稱之上封  
祀德文奏賦頌  
有上詩賦十卷者

寶訓夏竦擬試詩賦論十卷上之請與進

士赴廷試上曰宗子好學亦朝  
廷美事命學士院召試三題

有以文章第進士者

寶訓

皇祐中叔韶所為文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入謝上  
曰宗子好學無幾爾獨以文章得進上第前代宗子無

有其忠於規諫則有所獻多忠言者

荆王元儼性喜儒學在宮中時孫奭

為侍講平日與論經藝王病上親至臥內屏人語久之所獻多忠言

有所上關治原者

寶訓

右神武大將軍宗諤上治原十五卷上曰宗諤材實錄祖宗所行善事而為書意在規諫亦宗室之良也

有

論新法而感泣者

聞見錄神宗岐王至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新法宜因

赦罷之王安石怨之者眾不若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推安石能橫身為國家當事耳岐王曰太皇太后之言是也帝怒曰是我壞天下耶汝自為之岐王泣曰何至是皆不樂而罷其嚴於律已則有自

奉儉薄者

從積奉已儉薄歲時祿賜博置珍異物獻於御厨動以萬計

有性謹寡慾

者

荆王元龍多蓄書好為文性謹約寡嗜慾長編

有事親至孝者

新平郡王宗保奉母康氏

至孝母或遣人至雖賤必衣帶見之康氏好方書每歲以錢十餘萬為藥以施疾者母死宗保歲歲為之每制藥必涕泣追慕至若國步多艱之秋策勲社稷中興有功伸威

絕域聞者起畏屹然有宗強之勢此尤為宗籍之榮也

信王忠義堅如金石擊敵慰民兩河響應猶繫人心於

如綫

中興本末二聖北狩諸親王皆從獨信王榛至慶原府適歸趙邦傑馬曠率兵擊敵奉信王為首兩

河響應榛奏曰邦傑與曠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陷敵中頗知其虛實賊今稍隳皆懷歸心望朝廷早遣兵來

援其氣槩之英發威望之赫奕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哉

噫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上人之責也懷德惟寧宗子

維城此臣下之責也

戚畹

周因申伯而戚畹始有任職之選是時也以賢而不以

親

詩

秦任穰侯而戚畹始有竊政之弊是時也以親而

不以賢

穰侯太后之弟秦昭王之舅  
時用為相專政用事通鑑

嗟夫扳援肺腑未

免縱侈之習依憑城社或有專恣之權苟不痛懲力革

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漢自呂氏顯權產祿怙勢白

馬盟寒爭䟽王爵捻成北軍之變

呂后紀及王陵陳平傳

王氏根



據莽鳳長奸垂涎漢鼎舉朝不問卒致篡奪之患

王莽傳

此雖呂王之罪亦漢人抑制無法也唐自三思鄙夫怙

恩昭儀氣使縉紳勢傾朝野於是有諸李殲滅之禍

武后

高宗立為昭儀高宗崩武后聽政武三思日橫後武后盡誅諸王宗室

國忠小人托愛貴

妃中外傾附倚為太山於是有胡雛唱亂之兵

楊國忠以貴妃

故為右相公卿以下莫不震懼張彖曰君輩以楊右相如太山吾以為冰山耳初安祿山以李林甫狡谄故畏服之及國忠為相祿山以是有隙遂反

此雖武楊之罪亦唐人寵任太盛

也推原其由其亦秦人作俑之過乎嗚呼實長君少君

其質甚美彼灌絳猶選士之有節行者為之師傳賓客

實嬰

東都四姓小侯立學且拳拳於姻戚之教

後顯宗立四姓

傳小侯學教導國戚

然則外戚其可無訓導裁抑之法歟嚴矣哉

國朝之法也魏咸信更立行陣本功臣也而晚年方有

使相之除

天聖四年上謂輔臣曰駙馬都尉柴宗慶求為使相何如王曾曰先朝石保吉魏咸信皆

歷行陣有勞晚年方除使相將相之任豈容私情上曰卿等可召諭之

向傳範典郡有聲

本賢守也而當時且斬鄆州之命

治平四年十一月知潭州向傳範改知鄆

州諫官楊繪言傳範后族不當領安撫樞使文彥博曰傳範累典郡有政績故授此非緣外戚上曰諫官如此

言甚善可以  
止他干請也

其吝於用賞如此不獨上之人為然張堯

佐遷宣徽使包希仁抗疏力爭

皇祐二年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為宣徽南

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官使又加同羣牧制置使知諫院包拯乞追還恩命王舉正為中丞亦言堯佐一日而除四使又賜二子科名不當以後宮踈漏庸常之才過受寵渥不報舉正留百官班庭爭堯佐亦辭宣徽景靈使乃詔學士曹侂拜中書令呂公著執奏不可

元豐三年上以

慈聖光獻故大推恩曹氏於后為兄弟行轉三官子行兩官孫行一官且欲以侂為中書令呂公著言正中書令宋興以來未嘗除人況不帶節度使即宰相也上曰此誠闕典第不如是不足以稱厚恩公著固爭乃以節度兼中書令是其臣吝於用賞亦然也杜彥圭販易免征未

害也至有鄱陽之行

饒州防禦使杜彥圭太宗時圭遣親吏於秦隴問市竹木過度免其

役既至又多其直市於官即責授饒州刺史彥圭乃昭憲皇太后之姪也

王繼勳或有戕暴

未甚也且有登州之貶

王繼勳孝明皇后之親弟官至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太祖以

戕殺奴婢刑奪

官爵乃配登州其嚴於用法如此不獨上之人為然思

永有過有司奏之

紹興元年宰執奏有司勘到偽造告身事連知閣門潘思永上曰雖戚里

既有過安可廢法

於是令罷閣職

士曠落職宰相論之

紹興三年宰執奏戚里高士曠

乞落階官及差遣詔除客省四方館公事仍轉一官上

曰士曠宣仁近親故優異之然不可躡等朕於外戚未

嘗假以恩澤今後官之

家未有過保義郎者

是其臣嚴於用法亦然也用嘗

既吝則驕汰之習戢用法既嚴則敬畏之心生君臣上下更相告戒其為慮遠矣不特此爾自古椒房未有不私其親今也外家有求高后手札曰二高不得干請也英宗宣仁皇后高氏嘗修北宅以奉親其母兩國太夫人入謝且請置潛火一鋪高后手札戒二高不得干請其家至今元舅加恩太后面諭曰外家不可增長也元祐寶藏之七年三省言景祐七年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今高氏朱氏皆舉故事加恩太皇太后曰章獻垂簾初無此例呂大防曰太皇太后以高氏故深自抑畏如故事何后曰外家恩澤方欲裁損可又增長乎大防曰此盛德也又不特此耳自古戚里未有不自榮其家今也李遵

勉奏請納祿力辭錫賚

駙馬都尉李遵勉屬疾奏請納祿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不

受

王貽永求罷輔政欲遠權利

至和元年樞密使彭德節度同平章事王貽永

數以疾求罷去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客人稱其謙靜噫

椒房抑遠裁制既無私親之心戚畹謙靜退抑復無貪

祿之態宜乎陶和毓粹折節卑禮有古人之風歟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九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十

宋 林駟 撰

勸農

嘗觀諸史而知周人重農之意厚矣詩曰曾孫來止以  
見君之尊嚴出入田畝而不為屈也又曰嘗其旨否以  
見田畯之官相忘豆觴而不為耻也夫櫛風沐雨莫勞  
乎農沾體塗足莫賤乎農周之君臣從事於襁褓之間  
交孚於閭里之所則當時為農者安得不相勸勉哉然



周人之意不止此也天子所命者農命官所先者農朝廷所加惠者農官府所分作者農下至州鄉閭巷婦人女子賤隸小夫歌詠讚頌亦無一不在農者噫盛矣夫自民不里居農非前世之農勸相之方視為末務去而為游手棄而為末作散而為諸侯之食客聚而為山澤之盜賊漢復古意多方勸率免其租以優之

文紀賜民田租之半

設其科以貴之

呂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十石一人

民未知種麥則勸

之種麥

仲舒說上曰今關中俗不好種麥願陛下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

民未知養

苗則教之養苗

食貨志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遺令長三老力田及田父老善為田者受田器各

耕種養苗

春事欲作則鑄以耕種之器

終軍傳徐偃曰偃矯制教種者欲及春耕

種贍民器也

田務正殷則不行發卒之令

發已蜀卒相如為機曉諭百姓以發

卒之事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

至其法之最良者則自天子而下

無不以農為務躬耕藉田率勸民耕天子勸農也

征和四年

上耕於鉅鹿又昭帝始元六年前上耕於上林

分府計吏告郡勸農宰相勸農

也

後百官志注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長吏上計事畢遣歸告二十石帥勸農

桑思稱厚恩

司農諸丞部州分勸

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各部一州勸農桑事

少府

水衡各置農官則九卿勸農也

前百官志水衡少府並置農官

刺史行

部必問墾田

何武傳武為刺史行部必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

博士巡行舉奏

野荒則監司勸農也

武紀元符六年分遣博士六人分巡行天下野荒治苛者舉奏

渤海

太守勸趨田畝

龔遂傳遂為渤海太守勸民農桑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郡皆有蓄積

南陽太守出入阡陌則州郡

勸農也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出入阡陌勸農

嗚呼漢人勸相之意亦至矣

愚之所不滿者漢當去古未遠之日不能正其經界均

其田里或為外戚之所占

孫寶傳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草田數

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畧皆開發上書愿以入縣  
官有詔郡平田予直有價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相史  
按驗發其奸劾奏或為豪民之所侵食貨志豪民侵  
立尚尚下獄死陵分田勸假有

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有由也噫自漢以後世道  
愈趨經界之制固若難行而勸勉之令獨不講乎五代  
以來民無常業萬目睽睽其不聊生甚乎田稅三斗錢

氏弊政而兩浙之農病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  
廷遣王方贊均兩浙新稅方贊

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租稅方贊以為畝稅一斗者  
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皆當循為國之法上從之  
至今畝稅一斗惟江南福建  
猶循舊額當時無人論列  
牛輸稅米馬氏橫歛而湖

湘之農病

咸平三年李允則知潭州初馮氏暴斂營田戶給牛輸稅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允

則除田器有稅五代相承而河北之農病

河北五代末抑算田器呂

文靖嘆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他路自是農器無征夫田也牛也耕

器也蓋農民所恃以為生養之地暴征虐斂一至於此

尚何望其無情農哉天生聖人為天下主以務農立國

以足食為政凡一毫有便於農者極力行之因王方贊

之請而減田賦因李允則之請而去牛租因呂夷簡之

請而不稅農器

並見上

夫惟優農之仁既行則勸農之政

得施矣上而天子之勸相則田中刈麥法駕親視

政要增釋

開寶六年駕出觀民刈麥刈禾興國二年出南薰門觀稼從臣列坐田中令民刈麥民間機杼清

問勤劬

同上天聖二年觀刈麥間民間有機杼聲召問之乃貧婦因曰其勤如此尚不免貧賜茶綵

賜田婦以坐席勤者知勸

太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

賜耕者以茶綵惰者知愧

政要增釋仁宗駐駕下而官觀道左耕者賜茶綵

吏之勸相則長吏勸墾田數悉書印紙見於至道之詔

至道元年詔募民請佃諸州墾土仍勸二歲租州縣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候施賞知通漕

臺勸農並令入銜見於景德之命

景德六年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等曰

今諸州長吏職當勸農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諸路運使副使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入銜自此始勸農置司歲終賞罰見於皇祐之令皇祐元年右司

誅錢彥遠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拜敕結銜所在督課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謂

宜置勸農司設法勸課俟歲終農隙運司考較賞罰從之不特此耳念農之歌置之

坐側

真宗製貴康食吟珍農民念農歌皆置之座右

耕田之繪置之左右是

無往而不在農也

紹興十一年上曰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其勞可閤令畫以人耕田

之象置之左右庶民食野豆天語惻然

咸平五年上謂輔臣曰河北穀

雖登民間尚民食麻滓帝心愍然是無念而不在農也有食野豆者

咸平四年上詔輔臣以諸州物價曉示之  
又出麻滓蓬實曰民已食此可速賑濟

此周官分井

之意幽詩七月之情溫乎可想也今之為官吏者果  
無負九重念農之仁乎聞有帶勸農之銜矣木鐸方聞  
東郊有作不過設供帳以為園林游樂之舉聞有示勸  
農之文矣老氓玩視胥吏循常不過掛牆壁以為里巷  
無用之物是豈有真情實意哉嗚呼吾農願無催稅打  
門之聲不願有斗酒彘肩之賜願無黃放白催之文不  
願有連篇累牘之語朝廷以此責州縣州縣以此寬吾



民則不至為具文爾若夫復成周耕鑿之農無漢人兼并之害則今日經界不可不講也

戶口

愚嘗歷觀古今民數登耗之由矣自其有兵革之禍也彫耗於戰鬪之場枕藉於干戈之役而民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形役之害也根連株繫於羅織之獄勞筋苦骨於營繕之工而民始不聊其生自其失農桑之業也亡而為盜賊去而為浮屠而民始不安其居噫可歎也夫

世道之盛衰係於夫家之衆寡夫家之衆寡係於君政

之善否此任生靈之寄者可不謹歟夫自春秋戰國而

至漢版籍莫盛於漢之元始戶九千二百二十三萬三

千六十二

漢志元始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八口五十九萬五千九百七十八

自三國六朝而至唐版籍莫盛於唐之開元戶九八百

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

通鑑隋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此隋

之極盛也唐元宗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九口總五十二萬九千三百九十九此唐之極盛也吁

有由矣蓋漢承累代戰爭之餘加以劉項相持盜賊蜂

起轉輸征伐曾無寧歲觀曲逆一縣秦尚三萬戶問者

兵起僅至五千其耗可知也

陳平傳高祖南過曲逆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

曰始皇時三萬餘戶問者兵起多亡匿今見五十餘戶於是高帝講和親而民始

息肩文帝勸農桑而民始安業本紀然而猶未也至宣帝

懲海內減半之後極力撫摩膠東相勞來流民而賜爵

膠東相王成勞來流民自占八十萬餘口賜爵關內侯南陽守戶口增倍而賜金

召信臣為南陽太守戶口增倍賜黃金十斤所以元始戶籍之登者此也唐

承南北紛亂之餘加以隋人不綱莽為盜區內劉外夷

十耗八九觀隋大業尚有八百萬餘戶至唐初僅有三

百萬其耗可知也

唐食貨志唐正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餘見上

於是

太宗恤刑而死罪絕少

同上是歲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號太平

高宗承

平而天下乂安

同上高宗承之海內乂安

然而猶未也元宗懲役費

並起之後厲精為治蠲徭給符而免苦役之勞

李義甫許敬宗

用事役費並起初以武氏之亂民不勝其毒元宗初立遂立蠲徭給符之令州縣上戶口之登耗以為殿最

髮僧為農而無游手之病

開元初姚崇為相髮僧歸農至萬二十人所以開

元戶籍之登者此也嗟夫受民數者必拜見負版者必

式古人重民之意拳拳不能自已也如此然則牧民者

可不加意乎五代紛紛生齒凋弊天生聖人為民父母

方建隆之元年也版籍來上嚴定陞降

長編建隆元年有司請據諸道

所具版籍陞降天下縣令以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十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

為下仍請三年課責至明年也戶口增耗申嚴殿最長編

建隆二年先是按令文州縣官撫摩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戶每上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若撫摩

乖方戶口減耗各準增戶法亦減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例不進考至是有司上言自今請以減損戶口一

分科納餘欠夫開基立極豈無急政一則曰定版籍之

三分並降考

陞降二則曰嚴戶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寧之意歟  
列聖相承天涵地育故梅詢之告仁宗曰二聖相承休

養百姓今之戶數至倍於前

長編寶元二年上謂侍臣曰今天下戶籍幾何梅詢

對曰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增於前矣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王安石之告神宗曰戶口之盛無如今日本

朝百年不見兵革

長編熙寧六年上論戶口之數王安石奏戶口之盛無如今日本朝太平

百年生民未嘗見兵革上曰累聖以來咸以愛民為心既未有征伐又無別館離宮營繕之事生齒蕃庶蓋不怪是知我朝無兵革之禍無刑役之苦無農桑之棄則

生太平之世為太平之民無怪乎不蕃息也是故以太

宗視太祖加百餘萬以真宗視太宗加五百萬

長編寶元二年

編修院上歷代戶口數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十九百六十五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

朝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寶元二年一十一十二萬四千二百九十自祥符而視景

德已增百餘萬

太中祥符元年是歲天下戶七百九十九萬八千五百五十五口一千七百八十

萬三千四百又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戶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四千一百

五十總舊管七百一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一戶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十四口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

五萬三千四百一十戶二百一十四口自寶元而視祥符已增三百

餘萬

寶元二年戶部上天下主戶六百四十七萬九百九十五口十四百二十九萬九百五客戶三百七

十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口六百一十九萬五千四百二

其在治平視國初九十有

五倍

治平四年主戶九百七十九萬九千三百四十七客戶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一百三十九

其在

元豐視國初九十有八倍

元豐六年主戶千一百三十七萬九千一百七十四客戶

五百八十三萬二千五百三十九

至于紹興蓋二十倍有奇

紹興四年主戶千一

百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一客戶六百二十六萬六千一百二十九

噫至此始見深仁厚澤

之功嘗謂自古規恢大業維持國本未有不加涵養於

數年之前越報夫差十年生聚

越王困於會稽而歸乃嚴不產子之令產一子



者賜酒肉產二子者與保主姬後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平吳國  
濬平吳亦用此術晉

傳濬況襁負子來雲集鱗附宜亟為生聚教訓之計今日

中興欲侔周德當觀諸鴻鴈之詩

### 民心

民心國之命脉也國家之安危係焉嗟夫人心有神非  
可文欺真德實義可以係其心而非虛辭矯情所能誘  
深仁厚澤可以感其心而非小術淺惠所能留此有天  
下者所深畏也夫自周迄于五代上下二千年間釐為

十有六代惟周餘八百年漢四百年唐亦垂三百年其  
餘十有三代乃不能五百載是何脩短如是之相絕耶  
豈非周人本於仁義漢唐近於仁義而餘亦不足論歟  
昔者周之興也散財發粟懷民以仁也下車釋囚感民  
以義也分田為井教民以相生養也拯救於文武涵養  
於成康勞來安集於宣王之世其愛戴當如何耶黍離  
之歌涕泗欷歔詩毛葵丘之會感激奮發齊威公噫此猶可  
也末年威王以盟向予鄭而盟向之民不肯事鄭襄王

以陽樊予晉而陽樊之民不肯事晉

左傳

豈有求而應有

利而為也哉聖人有至公之施而自得至公之報其民亦不自知其何以使之然無他此皆本於仁義之功也漢高祖之得天下人皆曰法令章程也君子曰仁義公恕也唐太宗之維天下人皆曰制度憑藉也君子曰仁義既效也雖遭於武宣兵刑之禍而終不忘高文寬仁之恩雖罹於肅代干戈之慘而終不棄太宗愛民之心是故呂氏之禍七國之亂漢幾亡矣而左袒為劉

周勃傳

堅壁從漢

周亞夫傳

凜然有不敢犯之色新莽之篡三國之

爭漢幾去矣而三輔流涕

光武紀

荆楚雲從

三國志蜀先主興自蜀荆

楚之士從者如雲

猶起人悠長之思漢何以得此哉漁陽之叛

藩鎮之強非小變也而河朔死義

顏真卿顏果卿傳

山東感泣

天下復為唐

陸贄傳

奉天之幸關陝之狩非細故也而戎

狄送款京輔掃清天下復為唐

郭子儀李光弼傳

唐何以得此

哉無他此皆近於仁義之效也嗚呼天下之生久矣然

治安之日少亂亡之日多可歎也戰國以兵革禍天下

秦以刑威戕天下至漢而有所依曹魏以篡奪取天下  
南北以戎狄亂天下至唐而有所歸噫孰知唐亡之後  
其禍尤慘歟五代紛紛干戈亂離民生斯時如刈草菅  
向使天不興聖明之世則吾民其將疇依然我國家強  
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不如齊楚事力不如漢唐所恃  
以為千萬世無窮之基者惟結人心而已立極以來掃  
除苛撓革命之日市不易肆獨王彥昇之專殺終身惡  
之而不用

康節先生謂國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復天下在即

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  
年無心腹患又王彥昇專殺太祖終身惡之  
削平僭偽

不戮一人獨王全斌之平蜀暴掠十年廢之而不錄

武曹

惠初與王全斌同伐蜀殺降卒三十餘人  
武惠諫不聽及歸上惡其暴不錄用之

太原違命勦

而絕之可也不殺為誓天地實臨之

開寶二年王師伐  
河東至上黨佛寺

上焚香自誓曰吾取  
太原終不殺一人

江南奏捷喜而受之可也而垂泣

一意鬼神實聞之

江南平捷至太祖覽奏泣下曰攻  
城之役必有橫遭鋒刃此實何罪此

一念也雖堯舜不戰之兵湯武仁義之師殆不是過噫

此未見其至者前代降王皆以逐鹿而不免爭肉之誅

前代將帥皆以免死而不免狗烹之患前代三恪之子  
孫屠滅芟夷畧無遺種而我祖宗天地之恩咸使覆育  
夫豈厚施而求報哉蓋謂吾之立國自當如此而非以  
為仁也夫惟吾祖宗之專務愛民也是故養兵雖驕而  
終不忍以兵煩吾民理財雖乏而終不忍以苛取困吾  
民寧建都於四平無險之地而終不忍疲吾民轉餉之  
力寧捐金繒以屈已於慢侮之敵人而終不忍苦吾民  
干戈之禍臣下忍於負吾國將帥忍於負吾法而終不

忍如前代之誅戮也嗚呼為吾宋之民者將何以報之  
哉霜降水涸涯涘乃見故君子每於靖康之際觀之為  
臣者甘受誅夷之慘而不負扞守之節為民者甘從刀  
鋸之死而不汙腥膻之俗嘗觀建炎之詔曰河北億萬  
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以此而論則我朝之社稷雖傳  
於萬世猶未足以報吾祖宗之萬一也今之民心何如  
哉兩淮之民罷於轉徙困於饋餉以遺黎之來忠義之  
附已安者難恃方來者難保是兩淮之民所當恤也襄



漢之間軍兵踐蹂氣象蕭條戕於兵革死於盜賊呻吟者未起塗炭者未蘇是襄漢之民所當恤也西蜀之地去天一方臯郊失守忠義反戈犬羊之侵掠方興鴻鴈之離散未集是西蜀之民所當恤也內地之民樂歲之禾場方築而富室并之凶年之四壁赤立而重斂困之凜凜乎朝夕之不相保是內郡之民所當恤也京畿之民一室湫隘而居之者數家一夫經營而仰食者數口皇皇乎一飽之末期是京畿之民所當恤也矧邊鄙騷

繹匪曰常程疆場多憂已勞遠筭則夫謀所以壯吾命脉者可不加意哉

常平義倉

古今救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趣辦移民移粟最下也噫激西江之水不足掇涸轍之魚則捨一時濟用之謀以圖三十年制用之法君子以為迂求三年之艾以攻其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苟簡應變倉卒就食君子以

為踈遠則行濟用之策而為經久之圖者其惟常平義倉歟且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愷已有平糴之說至壽

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

漢食貨志李愷謂魏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

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又同上宣帝即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行漕事果便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大便之

厥後

罷於元帝

同上元帝即位天下大水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諸儒多言鹽鐵官及比假田官常

平倉可罷

復於顯宗

通典顯宗復常平倉

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

于我朝淳化之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

淳化二年京師大穰分遣

使臣於四門置場增價以糴名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歲饑即減價糴與貧民

景德之三年諸

路置倉有所積也

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總領三司無得移

用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糴專命司農隨時遣

用未有定職至熙寧以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

司馬光言

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糴本

夫祖宗之始置常

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為糴本

仁宗嘉祐七年給內庫及三司錢以助糴本頒

三司之錢以濟常平

見

粒米狼戾之時民艱於錢官則

增價以入之菜色隱憂之日民乏於食官則減價以出

之夫何舉糴本而為青苗之錢鬻廣倉以求二分之息

見代桑易鑑官帑厚矣如民貧何鬻田輸官公家利矣

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

見上豐歲則農夫糴穀十不得四五

之價凶年則屠牛賣肉代桑賣薪以輸錢於官

義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

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此其始也

隋食貨志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百

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錢饑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又唐食貨志太宗時戴胄建議自王公已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厥後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

制

同上太宗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畧盡元宗即位復之

至

于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元豐復之未幾亦罷迨紹聖復以石輸五升大觀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

倉輸官之法始定焉

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二稅石每輸一斗以備凶荒乾德四

年詔朝廷置義倉以恤百姓訪聞重疊供給復成勞擾俾從停罷又熙寧元年錢顓言乞於州縣各置社倉

主三等入戶量出斛斛以備賑濟擇有物力一戶充甲頭所歛至輕所濟至博唐齊同三州守臣王廣淵趙尚寬高賦皆乞置義倉即詔行之既而上與王安石論其法安石意主青苗故言而罷元豐復詔行義倉蔡承禧言二石輸一斗所取至輕乃令畿甸皆立倉京東西如畿邑法仍所就縣倉輸自是義倉又縣倉矣又紹聖著令斗取五合即元豐法也大觀初增令斗取一升以備賑荒至今有焉夫古人始置義倉

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費官知其歛未知其散民見其

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

自義倉不留諸倉而知縣倉悉為官吏移

用始也縣倉與民猶近厥後三等戶皆令輸郎中興以義米既入郡倉轉充軍食或資煩費豈復贍民

來講明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

建炎二年

言者請復常平倉詔常平本法所係甚大非可他司兼領宜復置常平倉然慮襲前弊又至害民令葉夢得同議夢得等言常平法不宜廢如免役易功亦可行惟青苗市易可罷請還實厯州縣通世務者為提舉從之紹興八年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上曰常平本漢耿壽昌今宜可以王安石廢之而提舉自可復置庶幾不陷失錢穀  
建民騷繹置倉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

難草之弊

紹興二十年建州甌寧縣有洞曰回源與建陽接壤乃范汝為竊發之地去歲凶民杜八



乘時嘯聚張大一李大二復於洞中作過進士親換之謂民之易動緣於艱食請于提舉表得一得米千六百石以貸鄉民至冬而取遂置倉於邑之長灘鋪民得以濟不復思亂人謂接之所為乃社倉之遺意也 今

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不惟州縣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少民瘞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為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於場以活其已餓之孳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歛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

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賦羅頭斛面重歛取贏噫可嘆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為蓋歲之地凶年始思啼饑之民何益哉寧願為不取鹽絲之尹鐸毋願為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為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為發粟賑饑之韓昭則裕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昔

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之

抑貢獻

愚嘗讀禹貢一書而有疑焉夫西旅底貢召公有戒蓋人主不可有一毫玩好之私今揚之貢金雍之琳琅不

幾如漢人酎金之誅乎

武帝八月獻酎金服虔曰八月獻酎宗廟時使諸侯各獻金來

也

荆之大龜梁之熊皮不幾如漢人天馬之求乎

武帝

遣使往大宛求天馬作天馬歌

青之海錯揚之橘柚不幾如唐人貢荔

之病乎

唐明皇楊貴妃好荔枝令蜀郡貢之坡詩曰一騎紅塵妃子笑誰人知是荔枝來

曰古

者以貢為賦正什一便民之法後世常賦之外復求方物此所以為困民之弊政歟且禹貢之冀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既衆且大賦其總桎桔粟米也是食為土貢之用也兗州之貢蠶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亦為土貢之用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寶玉玩好又次之故貢金琳琅大龜熊皮海錯橘柚之屬皆為土貢之物也皆償田賦

之輕也聖人初何心過求哉不然賦出於田貢以其土  
所宜而禹書總謂之貢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亦  
以田賦為貢何耶及周之衰荆揚貢金之地已陷吳楚  
金不入貢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豈不失聖  
人禹貢貢篚之本若荆貢菁茅時屬於楚王祭不供無  
以縮酒管夷吾佐威公以伐之可謂知先王制貢之意  
然則禹之所謂貢即後世之所謂賦初何害於貢篚歟  
厥後常賦不足誅求無厭自夫有酎金之誅也色惡者

罰少斤兩者罰列侯廢黜郡國蕭條而民始匱矣

侯表朝節

侯因城五鳳四年生耐金四兩免又如淳注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耐耐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又臣贊注曰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以百數並武紀注

自

夫有天馬之求也出兵於大宛之庭勞民於西域之國

干戈連年人不聊生而民始病矣

見上

自夫有荔枝之貢

也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兵火催督道途枕藉而民始疲

矣

揚妃好荔枝五里一堠十里一置道途奔走人死枕藉

其他貢取百端勞擾萬

狀其視聖人制貢之法同乎否乎噫可歎也漢唐弊政

談者厭之姑舍是而以我朝論拜觀乾德之罷羨餘之

詔曰倘規羨餘必務掎克是詔也天地鬼神實聞之祖

乾德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熙寧之罷貢物之詔曰

所貢飲食闕乏無害是詔也千萬世猶將賴之

長編神宗即位

出諸州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  
制未有若茲之繁也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闕之亦無  
甚害也夫以天下奉一人此臣民職分之常我祖宗一則

曰罷之二則曰罷之誠以小人乘人君耳目之欲以市

恩竭吾民膏血之利以求利恐恐然有所不敢祖宗之

心其帝王之道歟天地之德歟且朝獻有費

高紀十一年三月詔

曰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道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今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日數率人歲六

十三錢以

月進有錢

德宗奉天之後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鉅南節度使韋臯有

日進江南觀察使李兼有月進

漢唐故例爾我朝場院以餘粟上者有

責

通鑑長編光化軍旅金某上言三司令諸虛場院有羨餘粟及萬石易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常典

上曰此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

轉運以聚斂為羨者有罰

仁宗實訓天聖三年湖廣轉運使王逵多為聚斂為部內得替里長押錄錄二十萬為羨上曰使人無効百姓何以生乎乃詔取常賦倉官以羨餘獻者有戒

實訓真宗咸平



元年詔監倉官不得以羨餘為獻上曰倉庫多收出羨以為勞績若非受納之際剝收即是出給之時減耗

易曰損上益下其利無疆我祖宗有之淡菜有貢

唐孔殘以

明州歲貢淡菜蚶蛤後四十三萬人

瓜菓有獻

德宗朝有獻瓜菓者帝嘉其意授以官

漢唐

常事爾我朝諸州新茶寧斥而不入

真宗諸州歲貢新茶三十餘處詔悉

罷之廣南菓實寧却而不受

寶訓仁宗罷廣南歲貢果實

閩中新荔寧

罷而不納

聖政高宗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進呈御筆批下安豐軍進鹹鮓白魚不欲以口腹

勞人令自今後罷上曰三年已降指揮罷温州橘柚福州荔枝獨淮甸鹹鮓未罷此皆祖宗歲貢之物朕恐勞

百姓所以頒降指揮

語曰菲飲食惡衣服我祖宗有之白雉有詩

建武日南嶺外蠻夷獻白雉白兔俱有詩

白狼有歌

漢顯宗紀外國獻白狼遂作歌

漢亦為

美談爾我朝貢馴犀者還之

寶訓真宗時交州進馴犀上曰此犀遠至深遠物理

朕還獻白馬者却之

寶訓真宗時交州獻白御馬一匹上曰無名進貢何用遂還之進

崑崙奴者返之

同上蒲相國遣使獻崑崙奴上曰異俗隔去鄉土亦可憫也遂還之

書曰

不貴異物賤用物我祖宗有之噫無用之物棄之可也

而有用者亦棄之足用之秋罷之可也而時雖乏用亦

罷之且南郊之裡兵給官賜所費不貲此正聚斂不暇

也漕臺貢助郊費且責以為貪政

長編仁宗時范鎮言國家自陝西用兵以

未賦役繁費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此貪政也

渡江之始兵連勢蹙所

蓄未豐此正誅求不恤也守臣羨錢入貢且罰以為歛

民

高宗紹興三年二月戊子殿中侍御史江濟劄子奏前知明州吳懋報有所獻踰五百緡恐朝廷受之無

名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以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欲望斥還懋所獻錢仍加黜罷少寬民力後吳

懋降

兩官嗟夫至此而後見聖人盛心歟萬國貢珍孟堅作

賦

東都

寸天入貢杜陵賦詩

本詩集

使知東坡之詠貢荔

罪林甫而爵伯游宣不愧死乎

坡詩謂貢荔枝曰至今欲食林甫肉不識何人

游 酌伯

# 廟祀

執經如讎議禮如訟諸儒宗廟之議何其紛紛也論立

廟之制者或曰天子七廟太祖不毀則不在七廟之數

王肅曰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世有殊功異德惟太祖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或曰夏之廟

五商之廟六惟周有七廟之制鄭康成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此諸儒

之說不一也然書曰禋于六宗禮曰旅酬六尸一尸發

爵六尸旅之則七廟自虞舜已言之伊尹曰七世之廟

可以觀德則七廟在商時已備之蓋太祖有大功於天

下雖百世而不改其餘則父為昭子為穆三昭三穆以  
世數次比及親而遷焉此七廟誠不易之論而曰五廟  
六廟者非也至漢初三廟隋文四廟唐自開元以後至  
為九室十一室其有戾於古制也多矣

國朝張昭奏曰  
周立七廟清廟

之外祀太祖及文武也漢初二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  
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虞祖之室隋  
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言因隋立四親廟梁氏而  
下不易其法又廟志開元以後常為九室終唐之世

常為九代  
十一室

論祭祀之禮者或曰日祭月祀時享

左傳祭  
公謀父

曰句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  
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

或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

祀於廟時享於二祧

韋元成云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祀於廟時享於二祧歲遍於壇墀

此諸儒之說互言也然大宗伯則祀春禴夏嘗秋蒸冬

則有時祭之禮

周禮大宗伯

祭法則五廟皆月祭而二祧止

享嘗有月祭之禮

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

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蓋先王制禮不過適中過乎禮者失

之瀆不及乎禮者失之簡此月祭時祭誠至當之論而

曰日祭者非也至漢日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漢郊祀志

其有

弗於古禮也甚矣論禘祫之義者或曰祫大於禘

鄭康成

或曰禘大於祫

王肅

或曰一祭二名

賈逵

此諸儒之說異同

也然祫則合食而已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

非惟天子有祫而諸侯皆得有祫禘則禘其祖之所自

出如虞夏禘黃帝商周禘嚳惟天子有禘而諸侯不得

有禘

見後注

此禘尊祫卑誠萬世常行之典而曰祫大於

禘一祭二名者皆非也至魯為諸侯禘于僖室故孔子

謂魯之郊禘非禮也其有叛於四代之典已無據矣

左傳

春秋及禮記大抵後世無定禮參之聖人則有定禮諸儒無

定說質之聖經則有定說用聖人之定禮合聖人之定

說其惟國朝乎立廟之制未定也至建隆間集議宗廟

因唐人四親之說定成周七廟之制是制也蓋從張昭

之請而行之

建隆元年正月有司請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堯舜禹皆

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改立六廟昭穆之外祖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親廟之外祀始祖及文武

也云云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指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近立

高曾四代謚號崇建廟宇制可

祭祀之禮儀未定也至元豐中朔月合

五廟而行月祭四孟合七廟而行時祭是禮也蓋因議



臣而舉之此立廟之制祭祀之禮皆與古合

長編元豐三年詳定

禮文所言古者宗廟有時享月祭而無月中祭月半有祭非時享也記曰春祠夏禴秋嘗冬蒸又曰遠廟為祧享嘗乃止此所謂時享也又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左傳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所謂月祭也五廟有月祭而二祧止蒸嘗者仁之行有親疎禮之施有隆殺其止享而不與乎蒸則加殺矣翼祖宣祖時享止於秋嘗禘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時享外時月朔宗廟各一獻牲用特牛至若祫禘之說有合於古者行之有難合於古者闕之何者禘者祭其遠祖謂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廟始謂之朝享由親廟而毀廟合而祭之故其禮為當行由始祖

而遠祖譜失其傳故其禮為難考是故虞夏商周所出甚明故有禘漢魏而後所出無據故不禘此國朝僖祖而上譜謀不明故寧為漢魏之祭毋寧為四王之禮也

長編元絳等言禘者禘其祖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者自即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王者享及七世推親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祭時各於其廟祭之於是有祠禴嘗蒸既有祠禴嘗蒸矣而毀廟之主不及尤為未也緣生有合族綴食之恩焉於始祖之廟合毀廟親廟之主而祭之於是有祫焉既祫矣而遠祖不及猶以為未也又推其上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於是有禘焉至此而仁之至義之盡也然諦之所自以其祖配君舜禹祖高陽高陽世系出自黃帝則虞夏禘黃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

自譽故周人禘嘗以文王配四代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漢魏以來世系不明漢自上皇以前無聞故自高帝而上惟見太上皇一世而已魏自處士君而上亦無間故明帝上事高祖之父處士以下五世而已劉氏出於劉累而漢不禘堯曹氏出於陸終之子安而魏又禘漢以譜牒不明故也恭惟藝祖連漢唐故事祭四親廟惟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二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與祫皆合羣廟之主緦食於始祖禘祫之名不同而禮實無異其為訛舛莫甚焉臣等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為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之必推見祖系所自出乃可以行惟聖神詳擇從之是說也蓋得元絳之言矣然則論帝王之制當求之祖宗定諸儒之議當考之先正庶無遺議矣抑有聞焉祭祀

之職不獨在於我將我享之時而在於朝夕脩省之際  
不特見於犧牲牢醴之末而見於誠心實德之行親享  
四室不登黃道此太祖之敬也會要乾德元年親享四  
室有司取稱為黃道詔  
之昭告祖考不行中道此真宗之誠也會要祥符三年  
詔曰朕以親祀  
后祇昭告祖考頃者入廟則步武出門屬以時方未暇  
改更是宜避中道以不行奉至神而如在恭謁廟曰朕  
於東西詩曰於穆清廟肅肅維顯相書曰黍稷非馨明德  
備門入詩曰於穆清廟肅肅維顯相書曰黍稷非馨明德  
惟馨又於制度禮文之外而求祖宗之盛心云

釋奠

過魯一祀足以興漢

漢紀高祖過魯祀孔子以太牢

國學廟貌有光於

唐噫東魯聖人吾道宗主功用在人萬古不泯其可不

嚴報本之禮乎

唐禮樂志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七年高祖釋奠焉

愚嘗

深考古今之禮切以為所當先者有三曰天地曰祖宗

而學校之先師與焉所當備者亦有三曰郊祀曰禘享

而學校之釋奠與焉夫生而為人業而為士戴天履地

靈於萬物而不至於斲喪磨滅者伊誰之力歟發而為

言著而為經仁義禮樂傳諸萬世而不墜者又誰之力

歟造端立極出於此理者天地也垂法立則以維持乎  
此理者聖人也發其用闡其義淑諸將來者師之教也  
故報於天地而郊社之禮舉焉報於祖宗而禘享之禮  
舉焉報於先師而釋奠之禮舉焉然河汾王通氏曰夫  
子之道不啻天地也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文中嗚呼  
罔極之恩雖殫天下之物何足以報之特拳拳誠意不  
能自己姑寓於制度文物之間耳夫自漢高帝行太牢  
之祠也元始有追謚之褒有奉祀之典

元始五年六月  
丙午封孔子後

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漢帝紀又表云孔霸承烈侯奉孔子祀  
元和有關里

之祀有諸弟之祀

東漢郊祀志章帝元和中國行郡國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自

唐高祖有廟貌之設也貞觀有釋奠之禮配享之儀

唐禮

樂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丘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祀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回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子為宣父作廟於兗州十四年太宗親釋奠於國子學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二人皆以配享而尼父廟學開元有國學南面之位有羣弟封爵之榮官自祭之

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文宣王以其  
嗣為文宣公先時孔廟以周公南面而夫子坐西墉下  
貞觀初廢周公祭而夫子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  
下州縣夫子始皆南面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子  
淵充公子窩費侯伯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路  
衛侯宰我齊侯子貢黎侯子洵吳侯子夏魏侯又贈曾  
參以下六  
十七人然祀禮行於漢而釋奠未講也釋奠講於唐

而儀文未稱也至于我朝其文愈侈其儀愈隆天下始  
知祀事之重與天地祖宗等噫盛矣哉是故以顏淵為  
亞聖優之以公爵舊制也國朝則優進孟子而同列於  
南面配食之位

唐禮樂志封子淵為充公

以四科之賢列為十哲而



顏子居其首舊制也國朝則復進顏淵於配享而十哲

坐於東西面之列

見上

以左邱明而下二十二圖繪於

壁者舊制也國朝則以韓昌黎名賢皆列於從祀之位

唐禮樂志開元七年司業李元瓘奏先聖廟為十哲像以先師顏子配則配像當坐今乃立侍餘弟子列像廟堂

不預享而范甯等皆從祀請釋奠十哲於上而圖七十二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諸享之如二十二賢乃詔十哲為坐像惡預祀曾參特為之像生亞之圖七十二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我朝聖賢之

教彬然於家傳口誦之間詩書之澤藹然於目濡耳染

之餘吾道輝煌日月爭光正學傳授源派益衍者皆祖

宗尊師之功也然究其儀物觀其制度又不無深意焉  
其日用丁以文明之盛也其時用仲以四時之正也雲  
山之象奇耦之數寓於樽罍籩豆之器以吾道與天地  
陰陽為一體也奠幣而後獻爵先誠而後物也再獻而  
後旅爵先尊而後卑也奠爵所以致其厚故合樂以興  
舞羞菜所以致其薄故興樂而不樂酒以元所以致其  
虔幣以白所以尚其質夫子之道猶元氣然周流兩間  
成小成大所以答其賜者固宜其備也噫世更五季聖

道湮鬱久矣文物光華盪人耳目豈止魯祠廟貌之敬

哉雖然累朝之報本誠厚矣然亦祖宗開國貽謀之善

也我太祖之贊文宣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

有德無位

太祖作文宣王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

其萎鳳鳥不至

我太宗之贊文宣曰維時載雍載戢此武功肅

昭威儀海宇聿崇

太宗作文宣王贊維時載雍載戢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崇

其為

吾道計至切也聖子神孫安得不發揮斯道乎噫荆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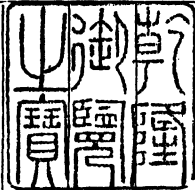
何人亦侑夫子不有龜山孰尊我師然則公議在人其

不可揜也如此夫

編年崇寧三年置辟雍於京師以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下

又言行錄王安石傳紹聖初配享神宗廟崇寧三年詔配祀文宣王廟靖康初間楊時言停文宣王廟配享列

于從祀建炎中間趙鼎言罷配享神宗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十